

醫德比作一個名醫重要

～專訪廖應隆教授

學經歷

民國 20 年：西螺國小畢業
民國 25 年：台南二中畢業
民國 26 年：進入日本東京慈惠大學學習醫
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旋即返台，服務於台大醫院
民國 51 年：進入北醫任主任
民國 66 年：任北醫院長

他 受教於台灣，培訓於日本，進修於美國，廖教授受過東方和西方的醫科教育，不僅具備專業的外科技巧更兼具了崇高的人格素養。

「醫德比作一個名醫重要」
廖教授一直秉持著這個信念。

赴日求學

民國二十年西螺國小畢業，

民國二十五年台南二中畢業，廖教授面臨了繼續留在台灣唸書還是出國留學的抉擇。廖教授告訴我們：「當時日本在台灣是日本統治者刻意打壓台灣人，制度是這樣定的——台灣人跟日本人各錄取二十人，可是這樣不公平呀，台灣人報考的比較多，日本人報考者才一點點。」

基於這個原因，廖教授決心到日本求學。民國二十五到二十六年之間，廖教授便抵日開始了準備進入大學的日子。經過了這一年大學入學考試的準備，廖教授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了日本東京慈惠大學。廖教授與該校內科部一位研究糖尿病與遺傳關係的權威——阿部教授締結了師生緣。阿部教授待人和善，但如同在慈惠大學執教的其他工作者一般，阿部教授執教甚嚴。在大學的醫師及教授是不會在下班時間——晚上九點以前下班的，日本一流大學的教育環境更不會讓學生在師長們下班前先行離開。廖教授身為留學生，只有比其他日本學

採訪／陳俊亨 黃為晟
林怡君
撰稿／黃為晟



在日本求學的廖教授

生更加努力，而這辛苦求取知識的七年，也奠定了廖教授往後造福人群數十年的基礎。

外科的選擇

「我在醫學院時，總認為外科尚有許多事務需要改進，到了荒木教授那邊幫忙後，慢慢地就決定了自己要走的路。」廖教授口中的荒木教授，是一個不論醫術或醫德皆受人尊敬的學者，對廖教授可說是亦師亦友，醫學院七年畢業後，廖教授在京都帝大的附屬醫院見識了荒木醫師的外科技巧，並在荒木醫師的帶領下，於該醫院實習外科手術的方法。

廖教授談到當時的艱苦：「早餐只得一點東西吃，中午就沒有東西吃了，下午還要進開刀房，餓得都站不穩了！」。廖教授在京都時，正值戰亂前後，糧食供應短缺，三餐以分配的方式發放，這使得原本就辛苦的外科生涯更形勞累。幸運的是這樣的生活並未持續很久，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廖教授離開日本毅然返台，離開戰亂的威脅，把所學貢獻給他的故鄉。

創造北醫規模

廖教授返台後，立刻受到台大醫學院的青睞，進入臺大醫院執刀，不久後，廖教授締結了一位對他有深遠影響的良師益友——新進的高天成醫師，「高醫



在美國時的廖教授

師不只有醫師的高尚醫德，還具有人之為人的神聖德性」廖教授始終如此稱讚著。

高醫師的能力與人格不僅受到廖教授的推崇，也受到相當多人的讚美，故當前一任的台大醫院院長杜聰明杜院長南下創辦高雄醫學院時，高醫師便憑著專業的知識接任了臺大醫院的院長。

到了民國四十九年北醫董事長聘請高院長為顧問，時值北醫初創百廢待舉，高天成院長遂推薦正在台大醫院服務的廖教授入北醫任外科主任。廖教授於是接受了北醫的禮聘，投身於教育界。但在一個不論設備或師資都未踏入正軌的學校而言，廖教授的職位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廖教授談起那時候的沉重壓力：「北醫那時候什麼都還未成氣候，各科的教授都只有一人而已，研究器材沒有，甚至研究經費也缺乏。」

雪上加霜的是董事會當時正忙於他務，於是廖教授只好以一個人的力量來改善環境。他先以

自己的人脈關係，四處奔波請一些同事及後輩來北醫暫時緩解人事上的問題。研究器材方面，廖教授在沒有研究經費的狀況下，只好自己掏腰包，常常一部儀器就要了廖教授好幾個月的薪水，幸好高院長保留了廖教授在台大的任職，使得廖教授可以在台大繼續從事細菌研究。

赴美進修

為了更上一層樓，也為了學得西方的外科技術，廖教授在北醫任教期間，曾到美國費城的一所大學進修，廖教授談到那時的問題：「在美國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上的障礙，在美國的教育方式跟台灣很不同，學生必須主動開口請教，不然那邊的教授是不會對你特別關照的。」

但是語言上的隔閡並沒有持續多久，廖教授在一個機會下，透過了他一名熱心的猶太朋友，請到了一名英文老師指導英文，令廖教授獲益良多。

榮譽教授專訪

「一切照規矩來。」這是廖教授對美國評核的註解。美國是一個重法治的國家，一切文憑的取得都有著極嚴格的規定，並且以考核的成績為絕對標準，成績不夠就休想拿到修業證書。在極嚴格的修業過程中，廖教授一直保有極為出色的修業成績。與其他眾修業者相較，廖教授的表現也是十分傑出的。

醫病關係

話鋒一轉，廖教授開始了對美國留學時所見的醫病關係展開精闢的見解：在醫病關係上，東方和西方是子然不同的，西方，特別是美國有所謂的家庭醫師的制度，家庭醫師不是自己的病人不看，而自己的病人也一定找自己的家庭醫師，這種狀況使得醫師對自己的病人瞭若指掌，並且跟家屬的感情有一定的維繫，醫師們把病人當作朋友，曾經有病人在半夜胃不舒服，但是怕吵醒了醫師朋友而堅持不打電話給他，事後還挨了醫師一頓罵的事。這種情形在台灣就不常見了。

但是家庭醫師的設備畢竟有限，過大的病症時，醫師通常轉介給大醫院，但是病人和大醫院的關係就潛伏著眾多醫療糾紛的問題，廖教授指出了最重要的一點——信任與關心，如果醫師能把病人當作是自己人，病人也絕對信任醫師，那就不會有所謂的醫療糾紛了，這是東方和西方都

應該努力做的。

醫德和名醫

「醫乃仁術。」廖教授正色說到「如果只是刻意討好病人，多給病人吃藥開刀，表面上對病人像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只是讓病人感到滿意，這只是為了求名而已，雖然因為病人不懂得用藥的道理及藥與疾病的關係，而把這個醫師當作名醫，自己的醫德也會譴責自己的。」

「醫德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是本身的能力，也就是專業的醫學訓練；另一個要素是醫師所應具備的高尚德性。」教授嚴肅地繼續說，「常常有病人不論醫藥的副作用，只是強調他所要求的藥要夠好，而這個藥的好壞，又常常被病人以價格來評論，我本身就被病人指責過開的藥不夠高貴。像這種觀念不只不足我們採信，我們更應該避免只是一昧的附合病人，否則便有損醫德了。」

在廖教授行醫的時候醫療制度還不是說很完備，而且醫師對新手術的技巧和新藥的應用都不是很純熟，甚至對新藥並沒有很深的理解。「在我行醫的那個年代，有一位老醫師，他始終不肯使用當時使用來對付肺炎的青黴素，堅持用自己的 Trianon，當然病人的病況可能就比沒用青黴素的差很多了。」廖教授說了他當時的目擊。這種本身的能力知識上的不足，無論人格上多麼完美，都是無法彌補的，這還是沒資格談醫德的。

對北醫後輩的期許

受過日美的教育後，教授推崇的是日本教授的嚴格，美國學生的主動。廖教授對北醫的學生懷著很大的期許。主動，是廖教授送給每一位北醫的莘莘學子們的金玉良言。

廖教授希望學生們可以多多向師長們請益，對於自己有興趣



廖教授與廖李素秋伉儷

的科目，可以主動請求到實驗室去幫忙，耳濡目染之下相信一定受益良多，向師長請益的時候，許多學生們常會把問題侷限在課業方面，其實師長能教給學生後進的並不只有學問方面的事，多主動問問，問題廣泛，這不僅對學生有莫大的好處，對老師來說也有極大的幫助。教學相長，這句話我們說了幾千年，在現代來說卻比任一個時代來說都要正確，現代的學生從小就受著良好的教育，他們的知識很多元，對於教學者而言，學生的問題更能啟發他們對另一個領域的了解。如果碰到執教人員所無法解答的問題，甚至有些熱心的師長還會幫忙各位學習者查資料，他們的教育經驗豐富，也較博學，對資料的駕馭比後輩駕輕就熟，所查的資料一定對提出問題的學生有莫大的幫助。

廖教授也勉勵，希望在忙於課業之餘能多多運動，外科出身的他深深了解一個良好的身體狀況對當一名醫護人員有著決定性的重要，「運動一方面保持健康強壯身體，一方面鍛鍊體力以備工作。」談到這，廖教授還眉飛色舞地說「我以前求學時是練柔道的，還得過獎的，你們兩個要不要讓我摔看看。」看著三位記者連忙搖頭的模樣，教授大笑。

尾聲

六十餘年了，由東方到西洋，由當年 努力不懈的台灣學子，到今日令人尊敬的醫界長

者，廖教授始終憑著驚人的毅力，強健的體魄，虔誠的信仰，更本著一個醫者應有的醫德仁心，在每一個手術台旁，在每一個黑板前，留下了足以作為後輩模範的榜樣。在我們採訪過程之中，這一位親切的長者，縱然已經高齡，卻沒有露出老態衰態，相反的，為我們講到那時意氣風發的歲月時，廖教授彷彿又執起手術刀；眼神炯炯，彷彿又回到了講桌之前，不倦滔滔。我們就在教授的語聲中，看著教授由當年五陵年少到現在的功成身退，而時間也不知不覺過去了。在一陣祝福與感謝聲中，我們一行人也即將道別。

當記者們步出了教授在新竹的居所，時正晚霞瑰麗。



廖教授近照(右二)